

張愛玲說教書好難，又要做戲，又要做人。梁璇筠上課曾一人分飾三角，下課看提升幽默的書，寫詩自嘲「教師是虛擬的真人秀」。在很多人心中，城裏新詩已鋪塵，但寫詩賦予璇筠生活的溫度，從麻木教學脫身，重現鮮活的知識、真實的她。



世界跟文字愈來愈遠，梁璇筠以仍然親民的音樂、電影為餌，吸引學生接近文學。

詩人老師 真真假假

問 請分享最具啟發的一課。

答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（下稱書院）是直資高中書院，學生多數想走藝術的路，所以才轉校，那估計他們應較了解自己啊？有次我問他們：「你們不想讀課文或框架內的知識，好啊，你們想知道什麼？有問題就問，問什麼都行。」怎料那一課 dead air（靜默）很久。

Dead air 的尷尬與難受（令學生）很深刻。我們在急速的城市，好怕有 dead air，低頭按手機也因怕有空間。但有時靜默，正好給予空間反思。學生尷尬，就隨他們不知怎算。過了約5分鐘，我說：「原來當你跳出框架、得到自由時，又抵不住自由的虛無，沒想過希望學什麼。」這令我想到，啟發學生的好奇心真的好重要。教書好易進入功利的狀態：教這課文要用多少節、何時收工作紙。機械操作不會有真正的教學發生。我提醒自己，當進入這狀態時，要有意識走出來。

問 為何兩年前從書院轉職至陳白沙中學？

答 在書院要做的事也差不多，如詩節、多媒體教育。我想知在書院學到的，於主流學校能否啟發學生？所以我在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也用多媒體（如電影、音樂）教中文、STEM（創科）學中文等。若沒有書院8年的經歷，我不會是今天的我；但不離開，就沒辦法將學到的事帶出去。

問 有累的時候嗎？

答 這時我提自己，我首先是詩人，之後是教師。我首先是健康快樂的詩人，對生命是擁抱的，對知識是渴求的，才可以講言傳身教。剛才我說老師又要做戲、又要做人，但「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」。你是怎樣的人，學生知道的。其實當你累時，你可以告訴學生。學生也是人，他會明白的。學生喜歡人性化的老師，而非「扮晒嘢」的老師。



中學時代，梁璇筠稱像小丸子卡通片「嘖嘖」笑的野口同學，暗中觀察有趣的事。



我首先是詩人，之後是教師。我首先是健康快樂的詩人，對生命是擁抱的，對知識是渴求的，才可以講言傳身教。

《自由之夏》
詩：璇筠
畫：黃曉楓
出版：藝鵝

問 中學有哪一刻覺得「中文真的好棒」？

答 一定要提到老師周福全。他第一個讚我的作文，又會印文章派給全班，我感受到的創作自由是其他科不能給我。他不算是好有威嚴的老師，但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種善，像小丸子爺爺，九一分界、單眼皮、高瘦，好溫文爾雅；李白 type（類型），就是有份瀟灑重情，上他的課感覺從容自在。現在好多老師以控制學生為榮，但學生不是你要操縱的人，他始終要找自己的路，而非成為你心中的他。